

DOI: 10.13288/j.11-2166/r.2017.07.003

中医治未病理论的民族文化溯源

陈涤平*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 210023)

摘要 治未病理论是中国先民在与大自然的互动和融通中, 通过长期实践和体验所形成的生存智慧。通过考察古代文化, 探寻出治未病理论和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 1) 中国先民改善卫生的生存实践是治未病理论的生活实践基础; 2)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治未病理论的社会心理根源; 3)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是治未病理论的伦理文化根源; 4) “致中和”思想是治未病理论目的论的文化渊源; 5)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治未病理论方法论的文化渊源; 6) 道、气、阴阳、五行是治未病理论重要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治未病; 中医文化; 文化根源

“治未病”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 其发轫于《黄帝内经》, 经过历代医家的传承与弘扬, 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完善, 为世界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治未病理论是中国先民在与大自然的互动和融通中, 通过长期实践和体验所形成的生存智慧。通过考察古代文化, 我们可以探寻出治未病理论和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

1 中国先民改善卫生的生存实践是治未病理论的生活实践基础

“治未病”理念在中华民族早期的生存实践中已得以凸显。“黄帝作, 钻燧生火, 以熟荤臊, 民食之, 无兹胃之病, 而天下化之”^[1]; “上古之世, ……民食果蓏蚌蛤, 腥臊恶臭而伤腹胃, 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 钻燧取火, 以化腥臊, 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燧人氏”^{[2] 442}, 正是我国先民用火改善卫生条件、提高生存质量的生动写照。人类初始时期穴居而野处, 人工构筑居住场所使人类向维护健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韩非子·五蠹》载 “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 构木为巢, 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有巢氏”^{[2] 442}。早期的乐舞目的亦是在于维护人类健康, 《吕氏春秋·古乐》载 “昔陶唐氏之始, 阴多滞伏而湛积, 水道壅塞, 不行其原, 民气郁阏而滞著, 筋骨瑟缩不达, 故作为舞以宣导之”^[3]。

考察我国远古时期的文明, 先民从赤身裸体、

茹毛饮血到衣物蔽体、取火熟食, 从露宿野处、两性杂合到筑巢建屋、婚配有伦, 用自身的聪明智慧不断改善生存条件, 逐渐从野蛮迈向文明。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养生防病早已蕴含于先民的生存实践之中, 虽然还只能说是原始人类一种潜意识的保全意识, 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理念和思想, 但正是这种懵懂的生存实践萌生了后来的“治未病”理念。

2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治未病理论的社会心理根源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 譬犹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4] 32} 明确指出应防病于先, 不要“病已成而后药之”。医学上的智慧往往和国家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不治已病治未病”来自于“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治国之道, 是对“斗而铸锥”用兵失误的反思, 是对“渴而穿井”生活遭遇的自省, 究其根源, 则来自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 自古以来忧患意识就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从词汇上考察, “忧患”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词汇是思想意识的外在呈现, 思想意识肯定要早于词汇出现。徐复观先生认为, 中国古代的忧患意识发端于殷末周初, 而实际上, 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可能要比这久远得多。中华民族的这种忧患意识在《诗》《书》《易》等早期文献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其中《周易》即是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著作。

* 通讯方式: wangmq@njucm.edu.cn

《周易·系辞下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414]“《易》之为书也，……明于忧患与故”^[417]，正是对该书的真实写照。《诗·豳风·鸛鸣》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4]，大力倡导“未雨绸缪”。《尚书·虞书·大禹谟》载“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5]，即是伯益谆谆告诫大禹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荡放纵，不要过度戏乐，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墨子·公孟》云“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6]。《老子》充分认识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倡导身居福时应防祸患，身处安乐应警惕危险。《孟子·告子下》则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治未病的理论和思想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产物，是治国之道、生活经验施之于治身的结果。

忧患意识不仅要居安思危，更要善于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周易·系辞下传》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指出要善于发现事物微小的征兆，“见几而作”^[409]。细微之处也许正是病患之基，正如《韩非子·喻老》所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160]。春秋末期的老子还初步察觉出一些从量变到质变的现象，曰“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泮；其微也，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47]，指出事物在未有征兆、力量脆弱、问题细微时容易加以解决，任何细小的事物持续积累都会由弱变强，难以图谋，故而倡导“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243]。在上述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医“治未病”强调要“见微知著”，以便及早采取措施。《灵枢·逆顺》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1252]。《素问·刺热》云“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283]。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中曾发挥《易》之“履霜坚冰至”，曰“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781]。所谓“谨乎微”正是“治未病”理论的精髓所在。张介宾在《类经·摄生类》中对此有所阐发，曰“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

矣”^[125]。其将“谨于微”置于“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的高度，正是出于对“治未病”理念的推崇。

忧患意识，包含危机意识、预见意识、防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是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正是这种意识，催生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理论，并不断推动治未病理学的发展和完善。

3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是治未病理学理论的伦理文化根源

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实质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对人类的关爱。我国古代医学之所以能够孕育出“治未病”的思想和理论，究其根源，乃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极其推崇。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人贵论思想。《尚书·泰誓》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1]。《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2]。这种“以人为贵”的伦理思想是我国治未病理学得以生发的文化根基。《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即表达了为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人”解除病痛的思想，曰“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23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1316]，在《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又云“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1324]，故其医著以“千金”为名。正是基于“以人为贵”的伦理思想，维护人类生命健康才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将“治未病”的行为归之于“圣人”。金元医家朱丹溪云“盖保身长全者，所以为圣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为上工之术”^[14]。治未病是医者的最高境界，远超于“治病十全”的“上工”之上。

4 致中和思想是治未病理学理论目的论的文化渊源

“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词汇，“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国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3]，认为“和”是万物化生的根基。《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4]，认为天下若能达到致中和的境界，世间万物均能各得其所，孕育化生，繁荣昌盛。

中医学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致中和思想，形成了人体独特的平衡协调理念，认为人体失之平和乃疾病之源，保持平和为摄生之本。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41]。治未病的目的就是采用调节、调和为主的方法，保持机体功能状态的动态平衡，使人体自身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达到中和的境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75]。《灵枢·本脏》云“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1196]。

5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治未病理论方法论的文化渊源

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于深体天地人合一之道。基于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架构，中国文化认为，人无论从生理结构还是人道法则皆与“天地”相合。《周易·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4]，赞赏“大人”能掌握自然法则，实现天之命与人之性的整体一致。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医学影响深远，早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明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相合的密切关系，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230]，《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1446]。

综观古代天地人的思维模式，虽然天地居于人之上，但其焦点却是在人自身，是希望人认识自然，效法天地，顺应大道，修性养命，以达到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强调的是人的中心位置和积极作用。《周易·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则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人为核心，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法于天地，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是治未

病理论贯彻始终的思想。主张人应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体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故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31]；《灵枢·本神》云“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935]；《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1177]。

此外，由于中医学运用道、气、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现象和规律，因此，这些哲学术语的内涵也构成了治未病理论框架的重要内容。“道”是宇宙万物运化的规律和法则，所以“治未病”首先要遵循大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31]。“气”是人体一切活动的基本因素，是人体生命展开的根本，《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230]，“天地合气，命之曰人”^[231]，故而中医“治未病”特别重视养气、调气。气分阴阳，阴阳二气的中和协调是人体生命健康的基础，如《素问·调经论》云“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492]。人体调养则在于达到阴阳秘的状态，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712]。另外，五行生克制化对于预防疾病传变亦有指导意义，《难经·七十七难》云“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17]，即是运用五行制化之理，若见某脏受邪，则须“先安未受邪之地”，以防其传变。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正是在这种文明的孕育、滋养之下，中医学在世界上最早形成了预防医学的思想，从而使中医学焕发出灿烂的光辉。治未病思想和理论的传承发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体现，在中华民族致力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研究治未病理论的民族文化渊源，探究治未病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底蕴和根基，对于继承发展治未病理论，大力弘扬中华文明，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黎翔凤. 管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507.
- [2]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 [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3] 许维通. 吕氏春秋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19.
- [4] 黄帝内经 [M]. 姚春鹏,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5] 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 社, 2007.
- [6] 方玉润. 诗经原始 [M]. 李先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16.
- [7]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8.
- [8] 吴毓江. 墨子校注 [M]. 孙启治,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05.
- [9] 辛战军. 老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0] 李志庸. 张景岳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 [11] 孔颖达. 尚书正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364.

- [12] 荀况. 荀子 [M]. 杨惊,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48.
- [13]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高文柱, 沈澍农,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 [14] 田思胜. 朱丹溪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83.
- [15] 徐元浩. 国语集解 [M]. 王树民, 沈长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70.
- [16] 王国轩. 大学·中庸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46.
- [17] 南京中医学院. 难经校释 [M]. 2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137.

National Cultural Origin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in Chinese Medicine

CHEN Dip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is the survival wisdom which com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cestors and the nature, and the theory is also the ref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great culture upon medicine. By investigating the ancient culture,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fields in which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could co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 These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survival practice of Chinese ancestors in improving health is the living practice basis;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safety is the psychosocial source; “taking human a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nature” thought is the ethical and cultural origin; “attaining a state of harmony” thought is the cultural root of teleology; theory “man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and “follow the natural world” are the cultural root of methodology; Tao, Qi,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are the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basis.

Keywords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theor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origin

(收稿日期: 2016-07-10; 修回日期: 2016-08-27)

编辑: 黄 健

(上接第 547 页)

参考文献

- [1] 任艳玲. 《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33.
- [2] 张卫, 张瑞贤, 韩焱, 等. 中药气味浓厚升降浮沉理论体系构建及嬗变 [J]. 中医杂志, 2013, 54(7) : 544-546.
- [3] 马蔚.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M]. 田代华, 主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38.

- [4] 凌耀星. 《内经》析疑四则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2, 16(3) : 3-5.
- [5] 何丽娟, 初杰, 宋囡, 等. 从左归丸与右归丸探究张景岳之阴阳观 [J]. 中医杂志, 2014, 55(1) : 83-85.
- [6] 王啸天. 中药药性的规律性与多选择性 [J]. 中医杂志, 1984, 25(12) : 54-55.
- [7] 孟沛霖, 薛峰. 如何学习“神农本草经” [J]. 中医杂志, 1957(9) : 493, 463.

Discussion on Pre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Zuogui Pill* (左归丸) and *Yougui Pill* (右归丸) Based on the Theory “Herb Nature Belongs to Yang; flavor belongs to Yin”

QIN Zhen, REN Yanl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2)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nature-flavor-Yin-Yang in *Yinyang Yingxiangdalun* chapter of *Suwen*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combined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rb nature-flavor thickness and thinness in *Zuogui Pill* & *Yougui Pill* and the effect, focusing on kidney Yin-Yang and essence of human body,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formula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rescription, i. e. *Zuogui Pill* thick flavor & thin nature and ushering Yin from Yang, as well as *Yougui Pill* thick flavor & nature (flavor is a little thicker than nature) and ushering Yang from Yi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regularity of herb nature-flavor essence and shape after *Zuogui Pill* and *Yougui Pill* are taken into human body.

Keywords Yin Yang; herb nature-flavor thickness and thinness; herb nature-flavor essence and shape; *Zuogui Pill*; *Yougui Pill*

(收稿日期: 2016-10-28; 修回日期: 2016-12-15)

编辑: 黄 健